

豪门

HAOMEN
QIANGCHONG

强宠

旖旎萌妃/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旖旎萌妃

继《婚不由己》
系列后最新豪门虐心文

2013年华语言情小说
大 赛 优 秀 作 品

林暮沉，你爱我吗？如果你爱我，
为何却毫不犹豫的折断我所有的翅膀？
如果你不爱我，
为何又艰难的为我筑起一道保护的城墙？

其实，她从不知道，他用那样一种高傲的方式，爱她爱到，低入尘埃……



豪门 强宠

旖旎萌妃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豪门强宠 / 倚旎萌妃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229-05714-5

I . ①豪… II . ①倚…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4753号

豪门强宠

HAOMEN QIANGCHONG

旖旎萌妃 著

出版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李 子

责任编辑：罗玉平 李 雯

装帧设计：嫁衣工舍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7.5 字数：335千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5714-5

定价：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1章	当婚姻成为往事.....	1
第2章	当爱情已经终结.....	18
第3章	你的忧伤是我的臂膀.....	36
第4章	可不可以不忧伤.....	53
第5章	我爱你已是一句空话.....	68
第6章	爱你唯一的方式.....	84
第7章	当你靠近我的时候.....	105
第8章	回忆似水年华.....	117
第9章	木棉花一样的爱情.....	134
第10章	不是非要在一起.....	150
第11章	爱情很暖，回忆是伤.....	187
第12章	迷离的前方有你的美丽.....	201
第13章	你的背影在雾霭中渐远.....	217
第14章	真相在慢慢靠近.....	233
第15章	你还会不会爱我.....	253
第16章	我要我们在一起.....	265



第1章 当婚姻成为往事

雨越下越大，好像这天也如她的心一样，漏得无从填补。

她浑身湿透，钻进了家门的时候，鞋拖沓地踩在地板上，将家中精致的地板踩满了污泥。忘记了浑身的狼狈，她近乎慌张地走过了玄关，跑进了客厅。

他果然在。

只不过比起她的狼狈，他显得气定神闲地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听见声音，他侧过头来。

这个男人一向优雅，即便是闲着的时候，也穿着笔直的裤子，纯棉线的休闲上衣，头发梳得很整齐，贴在耳边，衬得他那一张俊美无瑕的脸，更英气逼人。

他正靠在沙发上看书，修长的手指，捏着白色的书纸，侧过头，一副淡定从容的表情，望着她，望着她拖着一身雨水打过的，紧紧地贴在身上的衣服，望着她颤抖着的，娇弱的身躯，他并没有动，只是盯着她看着。

她的长发湿漉漉地贴在脸颊上，满脸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她喘着气，愣愣地看着。

着面前的男人。

那是她结婚两年的丈夫。

她记得，他穿着的裤子，还是她早起为他熨烫好，他身上的棉上衣，还是她逛了几家店买回来的，昨天晚上，他还在他们的大床上，翻云覆雨，大汗淋漓……

但是不过过了几个小时，她突然发现，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那么陌生，那么冷漠。

她向前迈了两步，脚趾头已经贴在了那条昂贵的羊毛地毯。

“我爸被双规了。”她几乎是颤抖着，说出这几个字。

他终于站起了身来。

却不说话，只是用他那双褐色的，仿佛永远波澜不惊的眼睛，看着她，嘴角似乎还带着点若有似无的笑意。

“嗯。”他只说了这一个字。

她咬着唇，几乎将双唇咬出了血。

“是你做的？”

“嗯。”回复她的，是他那毫无温度的回答。

她笑了起来，虽然无法控制的泪流满面，但是，嘴角竟然不自觉地翘了起来。

“林暮沉，你是我的丈夫啊……”

他不看她，伸手，从一边的桌子上，拿起了一个文件夹递给她。她几乎知道那是什么，却不接，只想听他亲口告诉她。

“以后不是了，小衍，我们离婚吧！”

一股热流冲上了喉头，她已经分不清那是什么，或许是怨气，或许是悲痛，或许是怒火，但是她只是任凭着泪水，冲刷着本就已经狼狈不堪的脸颊：“好，好，林暮沉，我真的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林暮沉只是冷笑一声：“随便你怎么想。”

“所以，你都不解释一下吗？你连解释一下都不屑吗？”她心里还抱着一丝的期望，惨白的脸，晶莹的眼睛，就那么望着他。

他只是摆手，将文件夹移到了她面前：“签了吧，别浪费我们彼此的时间。”

多年以后，她才终于明白。有时候，事情已经发生，很多的解释，其实都不过是在那伤口上多撒了一片盐巴。

她咬牙，终于接过了文件，里面是离婚协议书，上面条条款款，列得十分的详细。她看也不看一眼，直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用力，将协议书甩在了那个男人的脸上。

“好，林暮沉，谢谢你这么多年的利用，终于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卑鄙小人！”

协议书落在了地上，她愤然地要离开，却感到手腕猛然地被他握住。

抬起头，他平静的眼中，突然有了波澜。

冷笑一声，他淡淡地吐出对她伤害的话：“卑鄙小人？你爸才是卑鄙小人，比起他来，我还真自愧不如。你觉得他当年同意我们结婚是为了什么？为了你的幸福？不，他是为了能收买我的心，好让我忘了曾经他是怎么陷害我的父亲，害得我家破人亡！”

她咬着颤抖的唇，不可置信地望着他：“你……你……你胡说……”

他手上用力，关节泛白，她吃痛，看着他表现出了从没有过的癫狂：“还有你，宋衍，你何必装得那么清高，跟着你爸一起蒙骗我，手不沾油的千金小姐，每天亲自下厨，亲自做家务，从不假他人之手，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真面目？宋衍，你看看你自己现在的样子……”

她被他抓的生疼，用力地甩开他的手：“你疯了，林暮沉，你早就疯了，你得了失心疯，才会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在害你！我是眼睛瞎了，为了你放弃了大学，为了你放弃了工作，每天在家里为你服务！别人都说我是傻瓜，我还不信，现在我终于明白，我就是个傻瓜，才会觉得你这种丧心病狂的人会是好丈夫，才会嫁给你！”

说着，她用力地推开了他，向外跑去。

可是刚跑了两步，就被身后的男人一把抓住。

她从来不知道，这个一向看似柔的男人，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

他一把将她拉到了自己面前，他的个子很高，俯视着她的时候，她就好像个小玩偶一样，只能任由他宰割。

“现在才这样说，不觉得太晚了吗？就在昨天晚上，你还躺在我的身下，享受着我的身体，你忘了你是怎么呻吟的？忘了你舒服的感觉了？”

她脸上一红，伸出手来，一个巴掌，啪的一声打在了他的脸颊上。

“下流！”

转身，却被他用力地扼住了手腕：“下流？你不就喜欢我的下流？”

说着，他猛然一把抱起了她，大步向卧室走去。

那本是他们甜蜜的闺房，里面的每一个摆设，每一处细节，都是她精心设计，但是她却没想到，这里今天会成为她的噩梦……

她被摔在大床上，还未清醒，身上的衣服已经被大力地扯了下去，三下两下，就被甩在了一边。

曾经他们也在这张床上温柔缠绵，他会用温柔的动作，一点一点软化她所有的思绪，让她慢慢地不能自己。他并不狂热，不粗鲁，不霸道，每一次的亲热，都是完全按照健康表格来做，从不会出格。她曾经以为，他并不热衷于这种事，这个男人优雅得能够战胜人

性的欲望。

但是她没想到，他竟然也有这样疯狂和忘我的时候。

不，不，她一定是在做梦，这个冷漠的，执拗的，疯狂的男人，怎么会是林暮沉？

没有任何的前戏，没有任何的温柔，他直接大力掰开了她的双腿，进入了她的身体。

太过干燥的身体传来一阵刺痛，然而这不过是开始。

接下来，便是无穷无尽的折磨和痛苦。

她并不知道是怎样结束了这场疯狂的洗礼，最后，她几乎是逃出了他的枷锁，离开了他们曾经温柔的小窝。

好像是为了祭奠他们这场荒唐的婚姻一般，雨仍旧下个不停。

门口的她早上买来的栀子花，早已在狂风中凋零，一片的惨淡。

凌乱的房间，残留着激情后剩余的味道。

那是什么味道？

他一个人坐在床沿上，看着雨水冲刷着玻璃窗，她流泪的脸，似乎重叠在眼前。

他看着窗口，终于明白，那是，孤独的味道……

2

太阳很大。

宋衍手里抱着鼓鼓囊囊的，体积几乎跟她的身体等同的塑料袋，跌跌撞撞艰难的钻进了计程车。

来得及擦一下额头上瀑布一样洒下来的汗水，她对司机说：“师傅，去白里路的电视台。”

司机从后视镜看了她一眼，笑着说：“在电视台工作？那工作好啊，钱多，油水多，明星多……”

宋衍只是随便地点点头应付着，向窗外望去，窄小的脸颊映在玻璃窗上，映着窗外的花花世界……

《真假英雄》是电视台的王牌节目，每周录两次，而宋衍要为这每周两次，每天忙到朝五晚九，昏天黑地。

而每到节目录制的这一天，不管事先准备得有多充分，现场还是一片混乱，宋衍急急忙忙地跑进了摄影棚，从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挤进去。

“道具服来了。”

里面的人听到了她的喊声，已经应声出来，一把拉过了她手里的大塑料袋，用并不友善的目光瞪了她一眼：“让你速度点，慢得要死！”

宋衍平复了一下自己喘息，擦了一把汗水。

里面又开始叫：“宋衍人呢？死哪去了。”

他们的总制作人张雅兰又开始发飙，横冲直撞地过来，宋衍连忙迎上去，听见他指着她的脑袋，高声地骂着：“咱们组你最大牌是吧，所有主持人重要嘉宾在你眼里什么都不是吧，你是不是觉得你在咱们组做个道具特委屈？以后我这个制作人也让给你当吧，我看你挺有潜质的，能力没这个潜质，脾气可是有这个潜质。”

宋衍忙低着头：“对不起，对不起……”

没有任何解释，她只是低着头不住地诚恳地道歉。

如果是从前，她或许还会试图解释一下她晚了的原因，说她已经尽量快速地去拿，但是那里没有人看着，她要一个人蹲在仓库里，一件一件地找出道具，蹲了半个小时，腰都要断掉了，才终于找出了要的东西，之后就隔着大半个城市跑来录影棚，路上又遇到堵车，跑了半截路，跑掉了半条命才终于又坐上了车回来。

那是在半年前，她刚来的时候才会做的蠢事，待了半年后，她终于知道，其实很多时候，解释都是多余的，因为人家根本不需要这些所谓的解释……

他们想做的就是骂人，然后看着你卑微的认错。

既然如此何必浪费口水去解释？

如果多年前，她能明白这个道理，在那个人面前，她也不会变的那么可笑，那么愚蠢……

刚从那里出来的时候，宋衍站在铁门前，看着大街上自己几乎已经不认识的城市，没有出狱后的欢喜，没有欣慰，有的只有无助。她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前途可言，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未来可说。

她甚至不知道怎么适应这个发展得过快，日新月异的城市。

她觉得自己好像并不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人，面前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陌生。

但是她只能自己扛着，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再没有人为她扛起生活。

张亚兰终于把在大牌那里受的气都发泄到了宋衍的身上之后，终于满意地离开。

摄影棚忙碌的时候，宋衍跟着来回地拿东西，上提词器，看着台上的主持人用力地吹捧着嘉宾，嘉宾也故作矜持，在这个圈子里，台上台下都是一出好戏，只是看戏的人不同而已。

终于有了个间隙，可以坐下稍微休息。

“怎么，小衍，一脸憔悴的，咱们大制作人又找你麻烦了？”一边的同事苏辰辰走过

来，她是总制作人下面的小制作人，张雅兰算是她的顶头上司，所以两个人之间的交火更多，看着宋衍总是被欺负，所以没事就来宽慰，一来二去，两个人倒是熟识了许多。

只是宋衍跟任何人都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所以也称不上是好友。

“没事，她也受了气，发泄一下就过去了。”

苏辰辰看着她忍气吞声的样子，无奈地摇了摇头：“真不知道怎么说你好。”

苏辰辰总说，宋衍你太安静了点，这个行业需要的是躁动，躁动懂不懂？你看那些明星，有点动静的，都红了，没动静安分守己的，都半死不活的。你再看那些制作人，哪一个不是心里躁动着，想着有一个制作收视率一蹿上去了，就马上升总制作！

外人都还以为，这工作有多好，其实行业内的人都晓得，这恐怕该是最低贱，最黑暗的一个职业。

宋衍选择做这一行，也不过是因为，这个工作要求最简单，不管什么出身，不管什么学历，不管什么专业，他们都不在乎，就业的要求就一条，能长期做下去。

所以，其实在这个行业里能长期做下去的，尤其做宋衍这种打杂职员，总是莫名其妙受着欺负，今天这样的讽刺还是轻的。

但是宋衍没有那些人娇生惯养的习性，骂两句就会退出。

这并不是因为她有多坚强，大多的时候，是因为她没得选择。

谁会要一个从监狱里走出来的人？谁会留着一个出身上有污点的人？

台上的明星在躁动，光鲜亮丽的她们，有躁动的资本。

但是宋衍什么都没有。

“你知道那是谁不。”苏辰辰看着笑得春风得意的美女。

宋衍摇摇头。

“哎，我真服了你了，你到底是不是这个时代的人？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什么都不关心，什么都不在乎一样。”

宋衍喝了口水，润了润嗓子：“不，我在乎啊。”

“呵，在乎啥。”

“在乎钱。”

是啊，现在宋衍只想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

“算了算了，我跟你说，那个女的，是陈可，跟咱们老板有一腿，所以才有事没事能进咱们节目组宣传。”

宋衍看也没看，只是低头一口一口地喝着水：“嗯。”

“哎你别这个态度啊。”

“这个时代，跟老板有一腿的人多得数不胜数，有什么好稀奇的？”宋衍随意地说。

“不是啊，你来得晚，不知道咱们老板有多大牌，交际圈里流传一句话，宁缺一斗金，不能缺了林家一席饭。咱们老板自从五年前一炮走红之后，有多少人想见他一面你知道不，可是你看，我进节目组三年了，一面也没见着，听说过几天他要回来做企业整顿，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见一见……”

宋衍还是似听非听的，只是看着台上的大灯发呆。

“哎，宋衍大小姐，你真是不上道，进了咱们这行了，消息要灵通一点，尤其像咱们老总这种。听说林家是黑道洗白，但是咱们老总可不是那种有勇无谋的人，人家十五岁留学法国，十八岁接管家族，二十三岁就把已经落魄到不行的林家拉了起来，瞬间成为全区炙手可热的大品牌。就连请的代言人，都是国际大腕。说实在的，在咱们这些传媒界的行当里，咱们林老总说第二，没人敢称第一了吧，咱们国内的，想要弄一个小角色都要挤破脑袋，就因为咱们林老总虽然女人不断，但是从不传绯闻。你知道外面多少杂志媒体悬赏多少万抓咱们老总的绯闻？外面那个女人，就是这么多年来，唯一一个跟咱们老总传过绯闻的。”

这时，在另一边听得专心的小张转过头来：“啊？太没天理了吧，她不是脱星？演那个大片，脱了个精光，才出名的？老总那么没眼光啊。”

“去你的，脱星怎么了，什么时代了，这个时候，不脱一下，你到外面都不好意思跟人说你混的是娱乐圈！更何况，人家跟别的脱星能一样吗，人家脱的是大片，脱的是上亿票房。人家现在接的都是电影，接电影的，跟接电视剧的，那是一个档次的吗？”

一会儿，台上开始做游戏，宋衍又要忙着去给主持人换题词器，就再也没听，径直走了出去。

播放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录了整整大半天，主持人和嘉宾自然录完就走，一分钟也不会停留。

宋衍出去的时候，偷偷看了一眼他们说的那个陈可。她样子并不妖媚，她穿着绛紫色的修身连衣裙，看来十分清纯和美丽，很有气质。

陈可在一边擦身而过，裙角夹到了门边，宋衍连忙蹲下去，帮她解开。

“谢谢。”她回头礼貌地说了一句。

宋衍只是点头，低着头，默默地离开。

宋衍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远，要先搭公交，再坐地铁，再换公交，总用时一个多小时。

那里从前是郊外，后来城市膨胀，那里建了许多民居，用来出租。

她租的就是那么一间。

站在人挤人的地铁中，她拿出手机来。

“妈，我回来了，你别急着做饭，我回去了做，你快去休息吧。”

“不累，我又不是做苦力的，电视台还有什么苦力做吗。”

“不行，你什么也别动，我能赶在小啸回去前回去的，你放心好了。”

宋衍说话的声音很轻快，跟她在电视台里那安静、萎靡的样子，十分不同。

听见那边答应了，她才放下了电话，却不想，车正停，后面有人要下车，一拥过来，就挤开了她，身子一歪，手里的手机就掉在了人堆里，不见了。

她连忙蹲下去找，正是下班高峰期，人多得好像蚂蚁，将长长的地铁车厢挤得没有一点空地。

“抱歉让一让。”

“抱歉，东西掉了……”

她满头大汗地蹲在下面，找了老半天，期间有人从她身上越过去，有人咒骂着翻白眼。宋衍没去管，直接从缝隙里找到了自己的手机，拿起来，重新站稳。

她的手机是最原始的那种，蓝色的屏幕，上面闪着日期。

在当年，这也是先进的，不过这个世界早已不是她能跟上的。

在那里度过的与世隔绝的五年，就仿佛是去过另一个黑暗的世界。

但是出来后她才忽然发现，外面的这个世界，早已不是她的。

她知道自己早已被这个世界扔在了身后。

地铁里放着音乐，只是人声嘈杂，根本听不清。

她低着头，缩在小小的角落里。

依稀听见歌词唱的是：

越长大越孤单

越长大越不安

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

也不得不收回曾经的话问自己

你纯真的眼睛哪去了？

越长大越孤单

越长大越不安

也不得不打开保护你的降落伞

也突然间明白未来的路不平坦

难道说这改变，是必然

录影过后的一天，新一轮忙碌开始，准备新的节目方案，写脚本，找嘉宾，发通告。

宋衍抱着大堆的道具拿回去还，走过了忙碌中的仓库，张雅兰正风风火火的边骂人边走过去，脏话在她的口中很顺口的彪出来，跟她娇小又美艳的模样形成了鲜明对比。

旁边的小制作不知道又想了什么节目噱头，看来十分不讨张雅兰的喜欢，所以被骂的很惨。

因为只顾着骂人，张雅兰的高跟鞋扳在了宋衍拖在地上的长裙子道具。

她步子本来就很快，这么一扳，瞬间整个人摔在了地上。

大家都知道她的脾气，顿时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小制作马上蹲下去扶人。

张雅兰红着脸，推开了小制作，直接走到宋衍面前。

“啪”的一声，宋衍被打得歪在了一边，手上大堆的道具散碎在地上。

原本就忙乱的仓库间，瞬间更加凌乱，来来回回的人，脚步也被迫停下来，看着两个人。

“要死了是不是，看不见我过来吗，你不服气是不是？平时看你整天低着头，老老实实的，其实都在这等着呢是不是，摔到了我你很开心是不是。”

“对不起……对不起……”宋衍低头道歉，脸颊上火辣辣的，张雅兰正在气头上，出手很重。

这一招很管用，只要她不反驳，只低头不断的道歉，张雅兰总会懒得再骂。

又骂了几句，张雅兰双手叉着腰，看着四周的人：“看什么看，没自己的事情要做是不是？”

众人四散着离去。

那边苏辰辰正过来，快步地走来，脸上飞着两片可疑的红晕：“喂喂，前台来了很多人，好像有明星来了呢。”

张雅兰整理着头发：“吵什么，什么大牌没见过，来个明星有什么高兴的，看看你那个样子，跟发春了一样，丢不丢人。”

“不是啊，人真的很多，我看陈经理都迎出去了，来的是谁？不会是什么难找的大明星吧？汤姆·克鲁斯，基努里维斯之类的？”

张雅兰听了，也讶异地想了想，似乎瞬间明白了过来：“好像经理提醒过我，林总最近几天要回来……”说着，好像忘了自己刚刚骂过苏辰辰，如今她脸颊红润，眼中放光，伸手紧张地拢着自己的头发，边快速地往外走，去抢先机，边拿出了口袋里的补妆袋，不

忘了回头跟宋衍说一句：“看什么看，快把道具收起来，要是让林总不满意了，你马上给我走人！”

仓库外狭小的走廊是最忙碌的，正是里外的通道，所有的人都要路过这里。

她蹲在地上，一个一个地捡着道具。

长的衣服还好说，小的，耳环，头上的装饰，小颗粒的耳钉，散碎了一地。她要一个一个地找出来，否则去还道具时，丢掉的损失，不会赖在张雅兰身上，而全要她来赔偿。

这个时代的人，所有的同情心，似乎都已经被现实磨光，如今那些动人的心思，也只能在书架中的言情小说里找到。

她一个人跪在地上，根本没人去管。

甚至还有幸灾乐祸的人，故意在白色的裙子上，留下嘲讽的脚印。

她没有抬头，只是等人走过了，跪在地上，小心的将脚印打扫掉，然后拉起了衣服，放进袋子里，继续在那些细碎的脚步间，小心地移动着，埋头寻找。

忙乱的声音越来越大。

许多人进了节目组后，还是第一次见到节目组的老大，卯足了劲，削尖了脑袋，想要凑到他身边，说上两句话，最好能成功的引起他的注意。

张雅兰也是个强人，几分钟不到，脸上的妆容已经精致了许多。

凭借着在节目组的影响力，成功地挤到了他面前。

张雅兰自认为在这个圈子这么多年，看人是十分准的。

这个男人一出现，就立即闪了她的眼睛。

他看起来该是个十分安静的人，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自我控制能力极强，优雅，绅士，大方，多金，这样的男人，在这个时代，该是比宝石还要难觅。

他迈步进来，一边跟着几个工作人员，其中一个是他的私人助理，一个公司经理，一个是他的高级女秘书。几个人都目不斜视地随着他走着。

他穿着暗灰色的西装，深蓝色的衬衫，淡色的西裤，专业造型师设计的搭配，十分完美。他有一双褐色的眸子，嘴角带着礼貌的笑，眼中却没有一丝笑意，似乎时刻都保持着绝对的深沉，鹰眉，勾勒的十分完美的脸型，单手轻轻插在口袋里，任一边的人不住的殷勤称赞，却不露出一丝的破绽。

张雅兰见有人忍不住，蠢蠢欲动，心中一动，直接一脚将人扳倒，那漂亮女孩直接倒在了他的怀中……

“啊对不起，对不起林总……”

“干什么吃的，走路也不看着点。”张雅兰当然不是随便给人出头机会的人，她马上一脸严肃地训斥女孩，“现在是自家人，是林总，要是哪天来的是投资人，你这么莽撞，

是不是节目组买单你的错误？”

小姑娘只是想看看真正的多金帅哥是什么样子，哪里知道会被人无缘无故的利用，顿时委屈的抹起了眼泪。

张雅兰故意过去，将哭泣的女孩挡在了身后，然后带着得体的笑容，看着他：“林总，是我不好，没能好好看着，让这么多人围过来，打扰林总了。”

这个男人喜欢干净利落成熟可靠的女人，她一眼就看出来了。

所以她现在要做他喜欢的那种女人。

他的目光扫过了她，她心里一喜，却忽然看见，越过了她，他沉沉的目光，落在了她身后。

回过头，只见宋衍还跪在地上，低头拣道具。

道具意外的多，她头也不抬，拣的十分仔细。

她梳着马尾辫，露出光洁的额头，因为刚刚的狼狈，几缕发丝垂下来，散在她的脸颊上。

她很瘦，很小，在人堆中，几乎马上就会被淹没掉。

她纤细得，好像轻轻一折，就会断掉的手臂，在地上摸索着，那样子，竟然十分的凄楚可怜。

似乎感到有一束目光正看着她，她终于木然的抬起头来。

在看到那个男人的瞬间，那一张窄小的脸，忽然僵住了。

张雅兰很快发现，那个目光一直很清淡，似乎不为任何人所动的男人，竟然盯着她，多看了几眼。

虽然随即，他就回头，给了身边的人一个眼神，然后挪开了目光。

但是张雅兰仍旧嫉恨的，狠狠瞪了她一眼。

该死的女人，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坏了她的好事。

接到无声的指示，他身后的私人助理忙过去帮忙收拾。

其他人一看，也连忙来收拾。

她小小的身影，就那么被挤到了最里面。

◆

她低着头，默默的，等待那些目光过去。

感觉到，他从她面前，缓缓地走了过去，他身上有一股甘甜的，仿佛是泉水一样的清香，这么阳光的一个男人，却有一颗那么深沉的心。

深不见底。

她抱着手里的道具，看着车来车往的街道。

街道很宽，行人很多，如果不是她抱着的东西太多，她会马上埋进了那些人中，几秒钟的功夫，就再也没有人能找到她。

她从刚开始就想，如果她能埋在那些人里，该多好？

记得很久以前，久到……她好像都忘记了，是什么时候。

他还是阳光一样的少年，他穿梭在红色的走廊中，抓起了她差点掉在地上的化学仪器。

他回过头来，对她说，我叫林暮沉，你呢？

那时他是校庆上光荣归来的优秀校友，所有少女心目中最有型的学长。

衬着阳光的他的脸，带着让人无法忽视的忧郁，虽然他一直笑着，但是她从没在那双眼中，看见过真正的开心。

他是个隐藏得很深的人，她从一开始，就是知道的。

但是有些游戏，就是需要一些不自量力，飞蛾扑火的人。

她就是那一个牺牲者。

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九点钟。

自建居民楼的状况很糟糕，没有物业，没有保安，没有清洁员，满地都是垃圾，楼栋整体看来，也丝毫没有美观的感觉，砖头堆砌的阳台，看起来很不安全。

她抬起头，看着上面那并不明亮的，橘黄色的白炽灯灯光，苍白的脸上，终于露出来一丝的笑意，将满脸的疲惫驱赶下去，她迈了进去。

没有看到，身后一辆车，隐没在黑暗中，远远地看着她。

“妈，你放下，不是说了，这些重活等我回来再做。”她带着埋怨的眼神，接过了母亲手中拎着的煤气，看似瘦小的身体，力气却很大，轻松的拎起来，直接带了进去。

宋母陈桂香看着自己的女儿，眼中流露出一抹酸楚，小心的掩盖起来，勉强地笑了笑，走过去：“别忙了，该做的都做好了。”

宋衍回头撅着嘴：“妈，我不在家，你要多注意身体，我问过，身体做了心脏起搏器之后，不能劳累的。”看了看时间，她说：“小啸该下自习了，现在外面很乱，一个女孩子家很危险，我去接她回来。”

陈桂香来不及说什么，她已经简单的拢了拢头发，拿起包就走了出去。

看着她急急忙忙的背影，陈桂香心疼地叹息了声。

记得小啸是一个女孩子家，却忘了自己也是一个女孩子吗？
她这样坚强的模样，却总是让陈桂香觉得更歉疚。
她已经为这个家，做了太多太多，多得已经不是她那柔弱的肩膀可以承受得住的。
但是她竟然就这么担了下来，还一担，就是五年。
宋衍走在地铁中，这个城市的人无时无刻不是拥挤的，即便已经快到夜半。
小啸每天晚自习都坐这一班地铁回来，看时间，也该到了。
她张望着，却听见一边有吉他的声音。
一个断了腿的流浪艺人，正坐在角落里弹吉他。
那音乐很熟悉，好像是什么当年很流行的电视剧插曲音乐，木吉他单纯的声音，将音乐勾勒的分外的忧伤，后来她回去问过，这段音乐的名字，叫《爱的罗曼史》。
她的爱情从没有浪漫，因为时光还年少，她的青春，却早已经惨淡收场……
翻出整个包，也只有几块钱，放进了流浪艺人面前的盒子里，她向地铁走去。
又一班地铁停了下来，人群中，她艰难地眺望着，终于看见了小啸。
小啸高三了，正是花样的年纪，青春洋溢的脸上，带着阳光明媚的笑。
那笑容，是现在的宋衍羡慕的，却再也无法拥有的。
“姐，你怎么又来了，我说了，我自己回去没事的，天天要上班，回来要好好休息才行。”
她摇摇头：“正好出来走走，现在外面不太安全，咱们还是早点回去的好。”
刚刚出来的时候，就有种感觉，好像身后有人跟着一样。
跟着妹妹一起回去，听着她欢快的说着学校里又发生了什么事，她微微笑着，享受着一天中，最安逸的时候。
宋家的血脉，大概流淌着一种叫张扬的东西。
从前，她也像妹妹一样，性格张扬，她会开着跑车直接冲进学校大门，她会拒绝所有追求的男人，她会如同每一个高傲的大小姐，穿着奢侈华丽的衣服，骄傲地走过人前，供人艳羡。
但是五年前，一场事故毁掉了她所有的青春。
她还记得那时，父亲刚刚确定，不是双规，是入狱。
母亲那时也是个娇生惯养了一辈子的，查到是林暮沉做的，查到林暮沉不仅利用了宋衍，甚至一直在外面养了个女人，她一气之下，跑去威胁那个女人，激动地怒骂后，当天晚上，一气之下，在巷子口撞倒了那个女人。
三十六处创口，十二处在重要位置。
林暮沉怎么可能放过他们，他是那样一个，有仇必报的男人。